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任職　兼領　奉使

任職

夫百器周用陶甄之工也大川攸濟舟楫之利也是知
寅亮衮職財成景化民具爾瞻其任重矣中古而下賢
英間作乃有敷五教叙九功撫四夷親百姓總緝綱領

彌縫闕漏致主於垂拱濟俗於仁厚非夫體道仁正暢達物理不將迎於去就不吐茹於剛柔靖恭秉直獻替為任茍思自固疇克用乂至於參決獄訟執操利病隨時適變允資餘力書曰懋德克勤詩曰不懈於位皆斯之謂也

周周公旦自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及相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牧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皆說

名公奭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廵行鄉邑有棠樹决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鄭桓公友幽王時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恱河洛之閒乆更思之于武公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司徒之秩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政得其宜

漢蕭何初爲漢王丞相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

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輙奏
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輙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
中卒輙補關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何謹守管鑰因民之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向
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

議鹽鐵矣

魏相字弱翁宣帝初即位爲丞相帝始親萬幾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或不時上相輙奏

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帝皆重之

于定國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不同 言與定

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天子皆可定國所言

翟方進為丞相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

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無不當意

後漢趙熹為衛尉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

立朝未嘗懈惰

杜林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陳寵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為

任職相

胡廣字伯始太傅録尚書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練

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氣屢有補闕之益故京

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楊秉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

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職

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獄訟紛

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賔客布列
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隷校尉中二千石城門
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
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
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
千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
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

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灌豐穢宜絶横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

劉矩延熹四年為太尉與司空黄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

王允初平元年為司徒會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功焉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吳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

滕胤與諸葛恪俱輔政恪伐魏以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胤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一云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晋裴秀為司空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

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李裔為尚書令武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裔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

庾氷為中書監揚州刺史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氷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氷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繇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

宋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

望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南齊褚淵為司徒尚書令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

梁何敬容大同中為尚書令侍郎參掌朝政機密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北齊白建武平末歴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為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晋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

唐邕為尚書令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是時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粮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舍大有裨

益

楊愔為左僕射從尚書令愔居端揆擢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已後丈宣喪德維時䇿救實有賴焉

隋高熲為僕射與納言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愈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

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於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

唐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既摠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治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寛平

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

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岑文本為中書令征遼之役凡所支度一皆委之粮運甲兵並自料配筭不去手文簿盈前計深慮遠神用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俄遇暴疾須臾而卒

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君集綜衡流定考課出為將領入豫討謨有當時之譽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

令明肅為人所稱

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勑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

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崇及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用廉吏権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景雲二年出崇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常

安石為侍中自是之後安石與李日知用事官僚繁冗

綱紀不振時議思姚宋馬玄宗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

張嘉貞為中書令斷決敏速善於敷奏

崔祐甫大歷末為相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楊炎建中初為相出內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行兩稅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趙憬貞元中與賈躭盧邁二人為相躭邁各有假故憬獨對延英數陳政體言求賢審官等數事德宗嘉納其言自是特蒙恩顧

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吏事叅酌裁斷不失錙銖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

裴垍作相請旌別淑慝杜塞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理帝皆垂意聽納

李吉甫元和中自淮南節度使再入相請減省職貟並

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外官俸料時以為當

李石開成初與鄭覃同平章事三月中因奏事於紫宸殿時方乏雨文宗曰麥苗得未損否石曰春澤之時亦未至損自赦書須行遠近皆已來賀未見有依節文處置事上聞者臣即進條目伏望省覽比者下令不曾及時今條奏赦書中十一件事最切臣欲提舉令其必行鄭覃曰朝廷法久不行殊宜惕厲石曰度支每年有十人合有得官臣悉令各守公事留其舊人就加酧奬十

年間免一百人入任

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百官俸入久為孔謙減折以廷臣為國家之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偽欲致恭於儒道朞月之內庫府充贍朝廷修葺軍民咸足憂國如家

晉桑維翰為侍中两朝秉政出上將揚光遠景延廣俱為州守又甞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漢蘇逢吉自河東節度判官拜平章事從高祖至汴朝
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
當否而事無留滯

王章隱帝初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
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
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

兼領

夫兼領之職出於人主之意初無定制或以司徒領著

作或以僕射領太子太傅或領使或遥領或兼知或兼

判云

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

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武帝詔苞督察

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聽取主管

更練事業者

張華為司空領著作

荀顗為侍中太尉武帝詔曰顗温恭忠允志行純脩博

古洽聞耆艾不怠其以公兼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隷
賈充為太尉行太子太保
魏舒為司徒署兖州中正
劉寔為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石鑒為司空領太子太傅
南齊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尋遷左僕射領太子
詹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

少傅七年改領中書兼參選事

唐長孫無忌為司徒太宗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無忌太子太師兼撿校侍中

房喬為司空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喬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吏部侍郎鄭愔同知選事

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開元十年四

月巳亥勑曰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宻邇關輔是稱河塞頃者胡孽為寇擾其居人王師有征戎事斯大戎役之獘邉甿既勤雖妖醜底清而政理未洽不有經制曷云昭蘇且和衆為武者所以詰姦慝總軍命將者所以訓甲兵匪夫大賢孰允兹任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説天與明秀自然才傑光備九德弘宣七政爰掌邦政實為國禎謀而必忠言期無隱寅亮之美用熙帝載談笑之餘更陳戎備所謂善行樽俎事立封疆宜

以上台之尊遥統中軍之任可持節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餘如故

李林甫為中書令開元二十五年秋兼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遥制政焉天寶十載加右相朔方節度等使詔曰經邦論道允屬於賢才保大定功聿求於長策不有兼領孰張綱維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崇玄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太清太微宫使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器惟國楨材乃人範文標楷式學究

精微沃啓之誠罄嘉猷於造膝清貞之節盡公忠於匪躬自登於三事式是百辟具瞻惟允茂績居多任總廟堂旣賛雍熙之化智高帷幄更資決勝之謀宜因公輔之重兼受元戎之寄可兼安北副大都督持節朔方節度關内度支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節度營内軍郡採訪處置等使餘並如故時河西節度安思順權知朔方事帝重其任故特委宰臣俾遥領之

楊國忠代李林甫為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太學士太清宫太微宫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錢使並如故

牛仙客為侍中持節朔方節度等副大使開元二十六年兼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

蕭嵩初為河西節度使邊境獲安後遷中書令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加金紫光禄大夫常帶河西節度遥領之

陳希烈為左相天寶十二載十二月詔曰國之載籍政之本源故藏於蓬山緘以芸閣所以垂一代之成䂓三五以還皆率兹道也故每加求購冀補逸遺四部名目悉索而來七畧條流無該顧盡豈直羽陵之蠧簡汲冢之殘編如聞頃者以來不存勾當或詮次失序或鉤校涉疎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已因循斯久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資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尚書陳希烈充監秘書令省圖書爰假丹青之餘以振鉛黃之美則金華

侍講足繼寵於班伯石渠司籍方嗣徽於劉向至公之選可不務乎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肅宗至德中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乃命兼河南道節度使持節都統河南淮南等處諸軍事

第五琦乾元二年以户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

劉晏代宗寶應二年以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

杜祐為檢校司空平章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

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憲宗元和三年八月詔兼判戶部侍郎事

王播穆宗長慶元年七月以刑部尚書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文宗太和元年

五月自淮南入覲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

裴度敬宗寳歷二年八月以司空平章事判度支

孔緯為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僖宗光啟三年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至昭宗龍紀元年自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守司空太清宫使弘文舘大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杜讓能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昭宗龍紀六年加

左僕射判度支大順二年加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
等使
張濬為中書侍郎户部尚書平章事龍紀元年判户部
事
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進位
門下侍郎判度支事
崔昭緯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大順二年兼判户部事又
加右僕射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鄭延昌為户部尚書大順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
度支事
韋貽度特進行左僕射景福二年為司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弘文舘大學士太清宫延資庫使
徐孝若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乾寧二年制勑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
奉太廟等使弘文舘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
運等使

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戶部尚書門下侍郎修
國史判度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
士判戶部事
陸扆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三年加中書侍郎兼判
戶部事
裴樞為吏部侍郎光化三年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
戶部天祐元年加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獨孤損為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天祐元年兼判
度支
柳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祐六年兼判戶部事
梁薛貽矩太祖開運三年九月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判
建昌宮
于兢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判建昌宮事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樞密使兼領
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真定尹

崔協明宗天成三年正月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
闕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經天
緯地莫如文戡定禍亂莫如武武不可不講文不可不
修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
兼判國子祭酒事如蒙允許乞內賜處分奉勑令崔協
兼判
張延朗末帝清泰二年自雄武軍節度使授吏部尚書
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晉劉昫初仕後唐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清泰初兼判三司

周范質為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顯德六年六月以質溥並叅知樞密院事

奉使

夫承君命以使四方其選亦重矣至或事繫安危時有緩急雖復公輔之貴股肱攸屬亦必奉辭于役宣達王

命至於省問風俗宣布德澤綏懷亡叛撫慰災沴巡勞
屯戍恊和戎虜皆政之大者率以倚成春秋傳曰天子
之宰通於四海是之謂也
後漢馬日磾為太傅獻帝西都使日磾撫慰天下以太
僕趙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别遣岐宣揚國命所到
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蜀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主延熈八年十二月至
漢中行圍守九年六月還成都

隋裴矩為黄門侍郎參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煬帝有事於北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

唐裴寂為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城以西諳彼門閭見其耆老覲省風俗廉察吏民乏絶之徒量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為伸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三年五月遣寂犒旋師於蒲州

李靖為尚書左僕射太宗貞觀八年為畿内道大使伺察風俗

劉仁軌為右相髙宗乾封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

來常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月詔常為河南道大使申理寃屈賑貸乏絶

薛元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月詔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分道廵撫

婁師德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壽二年則

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邉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乃以為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神功元年拜納言又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

狄仁傑為檢校納言兼御史大夫聖歷元年十月奉命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

陸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明皇開元八年出為劍南道按察使

韋見素為左相天寶末玄宗在蜀遣見素與宰臣房琯

崔渙使靈武送册書傳位於太子

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肅宗至德元年十二月奉詔

宣慰江南仍補署官吏兼知選舉

裴遵慶為黄門侍郎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

上㫁中官為詞代宗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

蕭復建中末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對德宗前奏

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退

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道宣撫安慰

興元二年正月改門下侍郎依前平章事充宣撫

袁滋憲宗元和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

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為淮西宣慰處

置使刑部侍郎馬總副之

周馮道初仕晉高祖為首相天福二年虜遣使加徽號

於高祖高祖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御其

命榷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
高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
朝恩臣受陛下恩何不可之有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
迎道虜之羣僚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
殊俗也如此

王峻為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辛未太祖御便殿顧謂
侍臣曰去歳霖潦為災河隄决壞今大興工役分命使
臣此時計畫務從經久一勞永逸以息吾民宜得幹才往

彼規畫峻對曰興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太祖曰此土工之事不勞大臣峻堅請即遂從之及辭賜襲衣金帶緑絹二千疋楚軍指揮使何徽史暉各領龍捷虎捷兩指揮兵士從行須賜袍帛有差壬申峻進發百官班送於金義門外羣官祖帳甚盛

李穀為司空平章事顯德元年三月壬午治河堤迴見先是河水自揚劉北至愽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為派者十有二焉復滙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

北壞石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於海溢壞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世宗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罷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退讓

劉向有言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傳曰羣后德讓是知讓之為德也至矣矧廊廟之上輔弼之職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外撫四夷内安百姓其為任也重矣而有副兹具瞻允膺登用乃能勵貞退之節崇謙挹之

風或推功以相先或舉德以自代發於誠懇蓋非矯飾固足以激奔競之風懲貪冒之黨與夫鵜在梁而濡翼負且乘而致寇興積薪之歎思五鼎之食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舜既即帝位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别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皐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也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殳斨伯與三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若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四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愷之中帝

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義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漢陳平為右丞相事惠帝及呂太后終平與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文帝立舉以為相舉猶皆也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

及誅諸吕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臣欽若等曰秦漢以前尚右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

周勃為右丞相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帝許之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

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縣臣子之道也縣從令諸侯有叛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逹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逹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悌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

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勵百姓勸賢才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帝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彰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言行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石慶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適讀曰謫）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鑕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公孫賀武帝時代石慶為丞相初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材官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

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張安世為車騎將軍霍光薨後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之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財與裁同）帝笑曰君言大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尚不可誰吏可也）安世深

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其子延壽為光祿勲領宿衛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懐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宣帝以為北地太守歲餘帝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疏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感恨也薄朕忘故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

軍强飡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强起視事

匡衡元帝時為丞相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其黨與於是司隷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無劾衡慙懼上疏謝

罷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安樂侯印綬帝報書不許因
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默默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
不時連乞骸骨讓位帝輙以詔書慰撫不許
張禹為給事中領尚書事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大
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乞骸
骨欲避鳳帝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幾懼失其中君以道
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
流言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

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餼侍醫視疾使者臨問侍醫侍太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年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

朱博哀帝時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

戸許焉

孔光哀帝時以丞相封博山侯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戸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戸及還所賜第一

平當哀帝時為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内侯明年春帝使使者名欲封當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内侯當病篤不應名室家或謂當不可强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家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帝報曰朕選

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灾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内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

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嘗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病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竇融光武建武中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體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朝見

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伏恭明帝時為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户奉以終身

鄧彪章帝元和初為太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要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連以老病上疏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卒

張酺和帝永元中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偃僂勿露所勑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

張禹殤帝時為太傅錄尚書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

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明年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封侯禹封安鄉侯食千二百户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復拜太尉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

黄瓊桓帝延熹元年為太尉以日食免明年梁冀誅瓊

復拜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邡鄉侯邑千户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陳蕃延熹八年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盖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諤之

操華首稱固今封蕃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戸蕃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魏王朗文帝黄初中爲司空時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
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
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
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
辭朗乃起

華歆黄初中爲太尉病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當
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旨曰朕新涖庶事一

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座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衛臻明帝時為司徒齊王即位後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强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

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徐邈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
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蔣濟齊王時爲太尉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雒水浮橋
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户濟上疏曰臣忝寵上
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
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
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

其制下受其獘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冐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盧毓高貴鄉公時為司空毓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禄大夫王觀司隷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

王觀為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輙自輿歸里舍

晋王祥泰始初為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

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
鄭袤初仕魏為光祿大夫景元初因病疾失明雖寢疾
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武帝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
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
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衮職之闕令以袤為司空天
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
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
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

心茍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

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鄭沖武帝泰始初為太傅沖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九年

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

虛確然絶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

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

輔奕世亮兹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

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

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
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咨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
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
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
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
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
山濤武帝太康初自尚書僕射拜司徒濤固讓詔曰君
年耆德茂國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

至於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滅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依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耶已勑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

衛瓘太康初為司空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

魏舒俱遜位帝不聽

魏舒太康中為司徒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

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郄詵與舒書曰公久疾

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

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

如初後以災異遜位武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

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

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
詮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恵訓播流徳音茂
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覧反
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
所執以劇陽子就第
李胤太康中為司徒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
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絶其
章表李不得已起視事

劉寔惠帝元康中為司空遷太保轉太傅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相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長少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

自扶輿冐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偹矣
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
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
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
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
當時垂裕於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
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
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

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洛於君副

朕意焉

王衍懷帝時為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衍辭封不受

王導成帝時為太保歲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

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

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治宇宙

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

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寔仲山甫

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懲寄責宰輔祇增

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

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

之然後視事

庾亮成帝時遷司空固讓不拜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成帝許之咸康六年薨

追贈太尉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弟氷上疏曰臣謹詳

前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

陳請將迄十年豈恃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
宇下加先帝神武筭畧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兇彊馘
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
亮等因聖畧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
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
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徽志長絶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
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
庾氷成帝時為中書監輔政初氷為吳國内史會蘇峻

作逆氷行奮武将軍拒峻别率張健走之乘勝赴京師
又遣將攻賊石頭城拔之氷勲為多封新吴縣侯固辭
不受及氷輔政詔復論前功氷上疏曰臣門户不幸以
短才贊務舋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
而於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狥國
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
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愆
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

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孫中申命有司恵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

陸玩為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揔括憲臺預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慺慺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但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獘朝夕自

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懐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陳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俳佪勵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勲庸親賢惟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

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顧陛下少
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
則天工宏坦誰不謂允猶不許
蔡謨康帝時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領司徒謨沖讓不
辟僚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及遷侍中司徒上疏讓
曰伏自惟省昔階謬蒙恩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
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
臣覆餗之釁惶悚戰灼寄顔無所乞垂天鑒迴恩改謬

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
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
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退讓第二

宋王弘元嘉五年為侍中錄尚書事以旱引咎遜位表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抑臣又聞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以德授受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謫

見於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繇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中興宜休徵表祥醴泉踊涌而陰陽隅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卑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令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衮揔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

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
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擾聖
聽所以僶俛從事循墻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
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訴其本情避賢謝拙而常人偷
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
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庶上
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
飛散雖曰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

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望懲戒之章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徽塞天譴小弭謗言伏願監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以彭城王義康處親賢之地弘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戒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讃契豈

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辭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不嗣楚子見哂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胒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顔厚胡寧以處斯亾之懼實疚厥心乞解州録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監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

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隷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睠
復遅迴請出臣表逮聞外内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甲牧之志三復沖
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
茂俾朕獲宸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揔録固辭神
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所望寅亮
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内輔參贊機務輒敬從
所執義康繇是代弘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表曰近冐表

聞披陳愚管實異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
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
重四載於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誡又徵古人進賢之美
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尤厚況在親賢朝
野歸德甫思引身昌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
天眷之隆復垂恩奬名器弗改叅寵如舊愚惑自揆茫
若無涯臣義康既揔錄百揆毗贊盛化忝厠下風諮憑
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勉竭神州任重實難兼該臣何人

斯寇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懲必有
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疢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
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庸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
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繭罝氷鮮食爲癠祇畏天威
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
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
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
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

令誠訴其見抑奪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南齊褚淵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淵固辭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太祖遺詔以淵錄尚書事項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武帝帝不許淵又啓曰臣頋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持叨

職未久首歲便嬰篤疾爾來沉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
陛下曲存遲迴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
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倫至若以疾陳遜豈該聽察
揔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紫微令受祿弗辭
退糺斯顧於臣名器非曰叚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
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修謙德此則
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
區寸心歸啓以實自杏寸陰寔顧萬倍堯世昔王弘固

請乃以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曽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停造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録尚書如故

王儉建元四年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

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闇有詔歛容謂左右曰

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辭不受

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凡子儉曰汝仕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帝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

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髙爵方貽官謗耶
陳顯達明帝時為太尉嘗侍晏酒後啓帝曰臣年老富
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
年禮告退不許
梁謝朏初拜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
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
旦輿駕出幸朏宅醼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
後魏穆亮為司空及兄羆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

馬慕容契上表自劾孝文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乃許之

北海王祥孝文時行中領軍留守兼督營構之務孝文顧命祥為司空輔政宣武即位以祥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戶祥以帝居諒闇不受頃之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祥固辭詔遣敦勸乃受

咸陽王禧宣武時為侍中太尉八座奏增邑千戶帝從之禧固辭不受

高陽王雍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

廣陵王羽為車騎大將軍司州牧宣武覽政引羽入內而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既轉授之無嫌請為司空帝猶彊焉固辭乃許之

崔光孝明正光二年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領祭酒著作司徒京兆王經頻上表以位讓光為司徒侍中光

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三年進位太保光又固辭
楊椿為太保侍中孝莊帝還宫椿乞歸老詔賜侍中朝
服一具衣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
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乘諮訪
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
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
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
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

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隋李穆開皇初拜大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令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使臣就第詢訪

唐蕭瑀爲尚書右僕射武德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上

表遜位優詔不許

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貞觀二年上表遜位詔曰昔東漢功臣莫任機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常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舉風采凝映聖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釁生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聲實俄遠然以椒掖之親處機權之重深知止足有戒滿盈收衽之情言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勵貪競可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

同三司後為太子太師貞觀二十年夏四月與太子太傅房玄齡太子太保蕭瑀並遜師傅之位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五月高宗即位進拜太尉知尚書門下事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以晉州地震無忌與司空荊王元景尚書左僕射李勣咸請遜位詔不許永徽三年以旱上書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諭不允

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貞觀三年以疾遜位許之

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聞匠石程材楞散無棟梁之用陶冶成器滿盈有傾覆之憂是以量力著於魯史掐楨陳於夏書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羣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錄其丹赤棄其瑕滓假宫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竊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

增愧自濫端副待罪文昌覩顔疚心屢移星琯晝一之
礜無紀明時維鶵之譏日聞朝聽遂使化洽陰陽或虧
於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繇並臣之咎加
以年事西夕疴疾日侵腰脚疼痺筋力衰竭雖欲勉勵
非復全人臣猶知之況於他人臣之所祈本陳情實非
敢追蹤疏傅繼跡留侯妄自矯飾求兹虛礜若使尸素
重任無損國猷亦當僶俛匪躬甘受身累撫事論心無
一而可乞解所職養病私門伏願暫屏冕旒曲鑒丹懇

輟天威於雨露迴陽光於葵藿則彝章載穆品物咸亨臣未申投報方違軒陛伏紙慙戀預懷罔極
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卿雖有疾未為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六月徵又面請遜位言發至誠太宗難違之遂下手詔曰留侯

名相濟北之志已高跐傳人師東都之跡彌芳後進仰其遺烈前策以為美譚諒可以砥節礪行化俗弘風者也左光禄大夫侍中鄭國公魏徵器量沉敏軌儀詳正文思優贍學業該通自叅贊機衡綢繆帷幄知無不為心力備盡格言弗隱正義日聞一德載宣四聰斯達實賴嘉猷用康治道而深執謙損志懷冲退詞誠懇切良用憮然杼軸於懐屢移氣序而固陳丹款義在難違今便申其雅志以成厥美可特進封如故仍知門下事朝

章國典參議得失自徒流以下罪詳事奏聞其禄賜及

國官防閤等並同職事

房玄齡貞觀十六年自中書令拜司空玄齡頻表固讓

太宗遣使謂玄齡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秩自懼盈滿

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

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然無良相如失兩手公

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怠當更奏聞

高士廉為尚書右僕射貞觀十七年上疏請求致仕再

三懇切優詔許鮮右僕射餘官如故依舊平章政事
李勣為左僕射與元景等咸以晉州地震請遜位詔並不許
後又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
于志寧永徽元年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嘗與右僕
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代居關右
周魏以來基址不墮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
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
崔敦禮為中書令簡校太子詹事敦禮自以久患不堪趨

事兩宮乞解所職制除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劉祥道龍朔中為右相在位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
就閑職尋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
陸敦信為左僕射兼檢校右相乾封元年以老疾辭職拜
大司成兼左僕射停檢校右相
劉仁軌為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永
隆二年上表固辭端揆之職詔聽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少
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姜恪為左相咸亨元年秋京輦洎關河數州炎旱八月恪率文官三品已上詣闕抗表自陳尸素請避位以厭灾咎優制不許閏九月以久旱恪已下抗疏辭職並不許

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歷初以老疾乞從閒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

朱敬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以老請罷知政事許之仍令以本官依舊兼脩國史

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為尚書右僕射休璟以頃者雨水

為害咎在主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用人代之而理禮行其化為政資之以和所謂佐弼萬幾主贊百揆共康庶績弘闡大猷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唯其難論道於邦官不必備茍非其任自古缺之臣樗櫟散才桑榆暮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再睹興運累辱寵章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任重材輕恩深効淺空曠職事僶俛歲時莫能師長具寮損益大政況疲薾已至

年髪浸衰心欲自彊力終不及無德而禄必為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有因水災屢為人害瀕陽與壤流溺邑居洪工名區漂壞閭井又維水汎溢決潰隄防驚惶居人輒動皇念將政教之吏罔副天心實爕理之才未知王度夫水陰氣也右實主之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是不能調理其氣而曠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理水之用位倂殷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謂天何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

職况竊在聖朝臣豈敢靦顔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與
移陰咎之徵復免夜行之責手制答曰陰陽乖舛事屬在
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休璟又表請解職優制不許
魏元忠神龍中為右僕射中書令節愍太子之舉兵魏元
忠子昇為太子脅令從已遂為亂兵所殺元忠以昇遇害
之日逆順不分懼不自安上表自陳曰臣本書生藝業無
取徒以服膺儒教頗踐禮經忠義所奬思固名節每見危
臨難輙即忘死昔事先帝以謹慤見稱名位雖微預恭顧

間中事則天皇后緣委質先朝以屨屢之末特存恩眄往事陛下又預宮寮攀附之情無忘造次遇讒邪興謗欺詷天聰暫生投杼之疑遠放不毛之地屬龍興啟運寶命維新以臣再沐先慈遽令追入一承恩幸日屢遷無翼而飛坐昇霄漢濫承茅土之賜猥登衡石之司而名忝大臣不能緝諧中外致使禍生輦轂釁起儲闈空懷報國之誠而無死節之効又誠懸知子禮失義方男昇踐蹈兇邪莫分逆順因招流議歸責於臣賴陛下保明獲存今日若非天

地覆育臣已久從灰粉所以偷生僶俛感德躊躕犬馬戀
恩未遑辭退頃因自思念舉措無顔豈可更踐樞機苟貪
祿位請解尚書右僕射中書令知兵部事及監修國史幷
除齊國公封爵如蒙聖恩憫察矜兹微款乞一散秩罷還私
第得叅朔望之謁時拜闕庭即進退有歸生死知足手制
聽解尚書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於家仍朝朔望
楊國忠為右相天寶十二載自魏國公改封衛國公辭其
大名也

苗晉卿肅宗初為左相後以贼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遂罷為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侍中寶應元年九月上表遜位不許

王縉廣德初同平章事二年遷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縉上表讓曰臣性實至愚才非出衆幸以逢時之命久為尸禄之人項自艱難累職中外取之於武無逐寇之勲用之於文乏經邦之畧不能陳力而猶冐進豈謂天眷擢居台

衡時已涉於炎涼政無裨於塵露上慙報國内愧妨賢身無所容況加重寄既統師律又鎮方隅翔飛徒及於戾天蹇足不可以逐日致寇非遠害盈必徵竊念才微位高福過㝉至憂懼所切晷刻為年特乞聖慈察臣不逮退侍中及郡公等還臣舊官本封使赴前途或冀成事不然坐致顛沛取笑遠邇手詔答曰卿道高王佐才茂國楨叙百揆於中台調四時於元氣乃眷東夏至於海隅爰咨相府之謀岀揔兵車之會受被師律主其載

書禮有優崇貽兹寵命黄樞受秩玄社加封感重分麾
俾光推轂用申彝典何至勞謙即斷來表繙又上表曰
君之使臣就死不避況增榮命翻敢固辭鄙辟之誠已
罄陳露幸遇天高聽卑之日懼無下情不達之感且臣
名在宰輔肅將聖恩行臨四方孰不悦服坐鎮萬里自
然晏清豈必重以大官假之多邑無益時事實枉寵光
於臣先為之極於禮殊為不中伏乞容臣輸力候有成
功從此懋官實為未晚使臣即日奉詔陷於飾讓矯詞

褊心成病恐無能為也特望鴻慈必允所顒手詔荅曰常伯之任元戎之權自非大臣孰允僉望齊梁郡國淮楚方隅必資相府之賢式統軍司之務爰從益邑懋厥官常朝典已行何至固讓即斷來表縉又上表曰恩詔三降令出惟行愚臣萬死志不可奪竊恐器小受多既盈招損夏敗公事敢愛微軀將命前行湯火寧顧無功增秩荷伏是思履薄臨深心魂積悸伏惟陛下至明至聖洞鑒幽微以欲從人以慈育物自念沛然受恩天下

咸服則能者必勸偕人知取豈非陛下達臣子之道張
國家之綱臣恨不開腹布心用表誠實誑冐死以聞手
詔荅曰以卿叶宣廟謀綱統戎律軍國大務咸以咨之
禮命優崇古今通制爰進珥貂之秩用加書社之封累
表陳情固辭寵數言多激切志益堅貞雖尚德任賢務
於褒進而勞謙退讓宜有允從暫紓所懷俯順誠情所
讓侍中郡公者宜依
郭子儀代宗時加守太尉累表陳讓又手詔荅曰卿秉

德資忠懿文經武内凝庶績外定羣兇爲社稷之元勲
實台階之良輔爰昇太尉以冠具寮六府益明九疇增
重而懇守冲讓至於再三確乎丹誠貫彼白日范宣辭
位馮異不言雖成功而勿居固時望而無易用旌懇至
俯遂乃懷所讓者依
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
山南東道副元帥大歷四年以疾抗疏請遜位不從又
上言曰臣内顧微躬自量拙分無片善可取無一事可稱

皆緣際會叅務軍國尸榮竊位公責所歸且智小謀大鮮不敗事福過禍生常然之理一自嬰瘵旬朔未瘳大減服食晦明異候竊料氣力衰憊恐先朝露乞遂退閒庶安形神且臣素以疵賤敢期貴遠嘗慮薄質不勝重任今祿位俱極過逾涯量致此沉痾得非害盈思自損抑兾通神理又不親政事卧受寵榮曠公臟時益增慙懼所以屢黷旒扆至於再三情迫於兹敢有所隱愚朴之性陛下素知漸加危頓豈容矯飾伏望罷其所授貸

以殘生昔漢魏近臣有暮年多疾則賜告就第或再起
復位若大限未盡贏疴漸平聖慈不棄馳策非晚重得
珥貂彤庭鏘玉紫墀則竭力之日長乞恩之時少也如
或殆至深慮何必暫榮儻生遂其志没無所恨矣實冀
皇天聽用於上訴大陽迴舍於至誠俯納誠祈退令攝
衛衰年餘齒殊私曲全受賜則多生涯之幸手詔荅曰
御光輔朕躬協全大化須緣軍國務揔陽和致乖渉於
旬時樂弗瞑眩屢薦章表固求歸閒謙沖再三辭志懇

苦翼遂全攝重違厥誠康復之日且有後命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歴十二年以疾抗疏請遜位三表不許

蕭復興元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三上表請罷免許之

劉滋貞元二年為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守本官

馬燧貞元三年為河東節度使冊拜司徒侍中燧累乞

骸骨陳讓侍中不許十一年又以疾請罷侍中數表詞甚切至帝不允

趙憬貞元十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目疾三辭相位不許至十一年四月憬又以時旱表乞退帝不許

盧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於政事堂中風疾遂肩輿以歸十月乙丑邁以疾讓官不許癸酉又上表請罷不許丙子令宰相往邁宅問疾戊寅邁又上表讓官不許十二月甲申邁又上表請罷官詔報

曰卿職重台衡道存忠諒自嬰所疾每著於懷日冀有瘳宜善將攝遽兹陳請殊曰不然未遂乃誠當悉朕意

十三年二月辛巳邁又上表請罷官不許九月邁又上表懇辭官詔報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籍謀猷遽嬰疾痛歲月久淹章表屢開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養賢之禮宜遂優閑而告免之誠斯為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

賈躭貞元末平章事上表以疾辭官不許

杜祐元和中為平章事充度支鹽鐵等使上表讓錢穀之任朝廷既允其讓乃冊司徒平章事封岐國公歳餘請致仕詔不許但減其朝謁

李吉甫元和九年為平章事表再上讓官不許

武元衡元和九年與李絳同平章事憲宗對宰臣於延英殿元衡絳皆稽首陳讓者再三帝優喻之

蕭俛長慶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抗疏辭相位優詔不許數日繼陳三表

牛僧儒寶歷初居相位三年嘗以寵過為懼自前年二月抗疏乞罷敬宗以先朝舊相圍寢未終不許移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復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進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太和六年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三上疏求免遂出為淮南節度使

裴度寶歷初入為司空平章事兼判度支滄景既平因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於有司詔從之加開府儀

同三司仍賜實封三百户俄以危疾固辭機密恩禮愈
厚加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許其三五日一入度上表辭
册禮曰臣蒙恩授前件官准制取今月二十八日册命
者伏以公台崇禮典册盛儀庸臣當之實為忝越况累
承寵命亦謂便蕃前後三度既行此禮非稱臣猶忝叅
樞近竊懼無以彌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
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册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飡高位
空媿恥於中心弁冕輅車免譏笑於衆口不勝懇惶懇

迫之至詔曰裴度上獻表章固辭册禮冲謙之志發自懇誠嘉歎良深用依来請其册禮宜權停改以司徒兼侍中出鎮襄州在鎮數年齒及懸車累上表求致仕詔皆不允陳請益懇遂除東都留守司徒侍中如故

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識者嘉嘆

竇易直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未幾轉門下侍郎讓度支罷其俸三月詔停判度支

陳夷行開成中平章事辭以足疾讓官帝使中人宣召夷行三上疏優詔不許

鄭覃開成中與李珏同平章事覃珏俱上表讓官優詔不許

李德裕自司徒加太尉衛國公抗表辭曰太尉自國初已來唯有七人其中有三人是不得已而授臣心恐禍至乞守舊秩武宗曰朕不同文宗與卿心地殊不相見此官卿不合得必不與卿斷自朕心更不要讓德裕受之

益懼時賢美之

鄭珏昌景福中平章事以病求罷除尚書左僕射

梁趙光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中書令同光二年二月上表陳請曰臣聞底力辭封者貞臣之至節慢官速戾者有國之常刑其或任重才輕智小謀大縱君恩念舊不貽覆餗

之譏倘官業無章何顯陟明之道臣本轅牙小校樗朽凡姿在公雖歷於年深臨事莫聞於日益頃者皇帝陛下雄圖方運陽德初潛爰將整於規繩乃俾司於機務此際臣亦内循短淺累具退陳而陛下天睠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来雖昧經綸强施勤拙至於戡夷巨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寃立十九葉宗祊大事皆謀從聖慮斷在宸衷兼列校之同心非微臣之獨計况今名昇台輔任處樞

衡珥貂冕於朝端統龍旌於閫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嫌寧抑懸貆之刺今則陛下功全報本禮極配天衣冠盡列於明廷名器宜推於碩德況臣才謨素寡齒髮漸衰以有限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天聰兼勞逸之稍均庶初終之可保伏望陛下念臣不逮察臣懸衷具樞密使比列親班實為要執即復本朝規制宜選內官掌臨一則使權職有分一則免心力俱耗輒茲傾瀝非敢闇欺干犯冕旒伏增隕

越詔報曰卿名高釣渭才大築巖夙符封社於周王早契夢䰟於殷主顧君臣之際會實社稷之威靈所以翊贊冲人纘承丕祚頃歲以梁賊搆逆唐室罹灾羣兇競起於萑蒲九廟皆生於禾黍忍耻而徒思嘗膽平居而未見沃心爾能竭逥沉謀資予大計遂訓齊虎旅平殄梟巢丈軏混同梯航盡入延景運於綴旒之後建殊庸於謦欬之前況今纔告類於郊壇方卜年於雒宅始欲與卿平章理道講貫化源長遵馭朽之規每聽從繩之

諫雖遷廊廟尚委樞機縱領藩垣不離都輦而又別須
金篆求佐瑶圖今則忽睹表章遽辭繁揔進退徒聞於
知足始終寧稱於注懷是宜勵力扶持勉思翼戴既叶
雲從之義更申日益之功將致君而須歷重權方為主
而難持謙柄覽卿陳乞俾我焦勞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崇韜又表曰臣以機務寔繁智力俱困輒有聞天之請
願辭容地之權豈謂聖旨俄宣皇情未允捧對而水湯
滿腹揣修而芒刺盈軀臣以委質無才受恩踰等强展

神扶之力每懷曠敗之憂自陛下委寄重難纏綿歲序臨事而退思補過竭力而知無不為當陛下泝河料敵之時對塞交鋒之日臣若固將丹素堅有讓陳不唯招避事之譏抑亦顯不忠之罪况今元兇已殄丕構彌隆圓丘陳報本之儀寰海被無私之化英髦星萃拔邁雲臻緬惟不逮之才豈掩旁求之命矧乃一身多疾三處持權捫心益懼於滿盈持德每虞於忝據伏望陛下特迴睿炤迺悉煩襟終乞輟此要樞歸於內列一則表大

國有進賢之道二則免微臣獨竊位之名千冐宸嚴無任廹切詔荅曰卿忠孝有稱古今無比竭智術而扶持景運蹈讓謙和而統冦羣英爵有勲庸刋於簡冊昨以剪平元惡開拓丕基權謀雖出於朕懷叶賛全資於爾力是乃委司鈞軸任揔兵符樞機兼掌於金藏盟約備須於鐵劵實諧倚注雅稱褒隆豈其忽覧封章堅辭密務在卿幽明監德内外推仁可保於千載一時何彰於前思後慮况朕綏寧寰海纔欲半年告類圓丘未踰一

月耆德便歸退靜羣情莫測其源方賴嘉謀永裨關政
卿宜勉持幹恪永惓繁難更圖遠大之功共保初終之
道其年八月崇韜又上表曰臣伏念朝廷起軍之際陛
下決於宸斷撫臣背曰此去必盪寇讎可期清泰事了
之後與卿一鎮臣仰奉成筭固絶他疑果賴神謀尋平
僞孽今乾坤交泰弓矢載櫜徽章以正于母儀嘉禮獲
申於元子須傾血懇仰瀆宸嚴但以密近之權合歸重
望鈞衡之柄宜屬通材至於所領節旄雖是陛下所許

伏緣鎮州在北狂虜未除慮有奔衝須爲控扼亦希付於上將所貴殿彼一隅伏望陛下道極焰臨仁深覆載念臣久司繁重憫臣方在哀羸退放居閒俾從遵養臣無任祈天瀝懇之至帝名崇韜面諭之曰吾在朝城許卿重鎮不許退閒卿與國同休去將安往促復乃位餘勿復言

鄭珏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二月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珏稱疾不朝翼日表請老丁酉百官朝於玄

德殿珏奏曰臣受國恩深首居宰輔所恨年齒衰耄又復耳聾望容臣休職帝曰朕自臨御數年康寧頼輔佐更勉三五年相伴

安重誨為樞密使中書令長興元年九月重誨進表乞解機務帝謂曰朕與卿無間克葦厚誣尋已誅戮卿此後更勿在懷翼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持宸襟以安中外帝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

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搆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鉞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乞與臣一鎮暫觧機務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宣徽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以来重誨叅掌機務況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無可為代帝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為陛下無不陳力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

才力不逮也帝遣促為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唯馮道揚言曰諸人茍惜安令公紓其禍難則解機務為便也趙鳳諍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易移改繇是兼命延光為樞密使重誨如故

馮贇應順元年正月為中書令贇表讓又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效徒因際會遂竊寵靈今諸藩帥臣中

書元輔鮮有中令之拜者臣等一旦並居此位天下觀
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
兼侍中進封邠國公
李愚清泰中平章事以嬰疾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尋
卒於位
盧文紀清泰中平章事三表乞骸不允疾損中興殿見
末帝存問文紀曰臣器能淺薄復衰年多疾精神減耗
自惟無以報効鴻恩致國家通泰所以迴避重權冀養

餘年是以繼有章疏啓陳聖睠未容瀝懇臣安偃蹇求
便必望聖慈放臣醫藥幸也

漢李崧晉天福初平章事表讓樞密使不允

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帝遣中使就中書賜道生辰
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

李穀廣順初平章事以步履所傷未損拜章辭位不允
表再上不省遣内班宋延恩宣曰昨迴批荅已丁寧宣
諭卿所掌至重代難其人茍濟事權何勞勤見朕於便

殿待卿可暫入来與卿款敘觳見於金祥殿披瀝極言
太祖再三撫慰不得已而視事初詔觳綜三司事未能
箄署乃刻名用之觳表辭以名印不可經久太祖意不
移俾復用之顯德中為司空平章事以風痺請告十旬
不損上表求解所任詔不允自是凡三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一